

新华社成都4月21日电 题：安宁河谷大石墓，为何消失又留下哪些印记

新华社记者惠小勇、黄毅、黄卧云

横断山脉中段东缘安宁河谷，200多座巨石砌成的大石墓静卧河畔台地之上，这一独特墓葬形式，为何在东汉以后神秘消失？又留给后人哪些历史印记？

记者近日来到四川凉山州德昌县王所镇王所村，在安宁河支流茨达河畔的一处二级台地上，看到两座保存完好的大石墓。墓葬呈长方形，宽1米多、长近10米，墓壁用较为扁平的巨石立砌，墓壁之上，几块重达数吨乃至10多吨的巨石排列盖顶。

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唐亮告诉记者，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相印证，大石墓是邛人的文化遗存。战国至东汉时期，邛人是安宁河流域的主要居民。目前，保存完好的大石墓有240余座，主要分布于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和山坡地上，其中以凉山州西昌市、喜德县和德昌县境内最为集中。

考古发掘发现，大石墓是邛人的家族公共墓地。邛人不分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，死亡后均埋葬于家族建造的同一个大石墓中。考古发掘的大石墓中，每墓入葬不同时期去世的10余人至100余人的骨头不等。

多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结果显示，单耳罐、双耳罐、无耳罐等是大石墓出土的典型器物。在耳上附加横向泥条、“S”形纹的风格为本地区独有，大量出现的叶脉纹、附加泥条纹等纹饰均独具本地特色。

专家表示，我国商周至东汉时期，石结构墓葬曾盛极一时，但大石墓所具有的墓葬规模大、建造墓室石块巨大、集中分布在安宁河流域、器物风格独特等特点，使其区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石结构墓，如西南地区的石棺葬、东北地区的大石棚墓，具有文化面貌的特殊性。

大石墓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。大石墓出土的带耳器尽管有自己的特点，但总体面貌明显受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、寺洼文化等影响，铜刀、铜铃以及铜扣饰、玛瑙珠等装饰品则可追溯到北方草原文化。大石墓文化与川西青铜文化、滇西北及滇文化之间也有明显联系。

大石墓所在的安宁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、青衣江流域，南临青铜文化发达的滇西地区。专家研究认为，从远古开始，这一地区便是横断山脉民族走廊的关键地段。在这一走廊中，西北、西南众多民族的先民们频繁南北迁徙，民族之间文化相互碰撞、交流、融合，大石墓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充分印证了民族走廊的这一特征。

作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氏羌人的一支，至迟在西周早期，邛人就已迁徙至川西南安宁河流域。安宁河谷具有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，战国至西汉时期，邛人势力达到鼎盛。

考古发掘尚未发现邛人的聚落遗址，也未发现其文字。建造大石墓所用的石块，许多重达数吨乃至10多吨，均为天然巨石，且取自数公里外的山上，在没有任何现代机械助力的情况下，邛人是如何将巨石搬运下山，再搬运到河谷台地上建造大石墓？这令人难解。

唐亮告诉记者，凉山州博物馆曾进行试验，由20个青壮劳力用滚木、草绳的原始方法搬运一块近5吨重的巨石，费时3个小时仅仅把巨石挪动了20厘米。邛人费时耗力建造的大石墓群，印证了当时这一部族人口众多、物力较为厚实。

考古发掘还表明，大石墓建造年代早至春秋中晚期，晚至东汉初。作为邛人最有代表性的遗迹，大石墓为何东汉以后消失不见？目前对此有“洪水说”和“战争说”等说法，还有人推测，建造大石墓过于费时耗力，邛人主动放弃了这种葬俗。

学界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研究，发现了邛人及大石墓消失的“蛛丝马迹”。建造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大石墓中，出土了“五铢”和“大泉五十”等钱币，表明居住于南方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安宁河流域的邛人，此时已经与汉地通商。

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邓海春解释说，从历史人类学角度看，大石墓这种文化的消失实际上是其部族被纳入国家化的一个过程。自汉武帝经略西南后，中原王朝逐步采取修通驿道、赠送财物、设郡县、徙民、人口编户、土地丈量等措施加强国家化管理，西南当地原有的文化由此被强势影响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慢慢地随着外地移民进来，或者邛人本身又在迁徙交流，间或通过战争融合分散，大石墓这种葬俗戛然而止了。

另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，由邛人组成的“七部营军”联合叟人替蜀汉守郡城，但“不足固守”。这不仅表明蜀汉时期邛人尚存，但势力已经衰落；还表明此时的邛人已经接受代表中原文化的蜀汉政权的统治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邛人和大石墓消失于民族融合的历史烟云中，留待后人追忆。